

荐阅 书单



《汉字字形学新论》

这本书融合文字学、书法学和设计学,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汉字字形造字技法、演变过程及相关的因素。比如对于造字技法,书中提出取形源头、观察视角、取形手法、成形范式、定形技巧、再次成形等字形设计技法,归纳出字形的两种拆解法、品格功能等区别于其他文字体系的重要特点。此外,书中还涉及了汉字的起源、汉字字形的内外在特征、汉字字形的选用制度,汉字字形的行款发展等内容。



作者:李海平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教育的情调》

此书是教育现象学的重要开创者范梅南的代表作,其英文原著在出版不久后便成为北美许多教育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并受到许多一线教师的欢迎,而中文版则加入了其弟子李树英基于中国情境而进行的观察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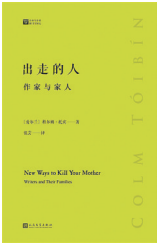
作者:(加)马克斯·范梅南 李树英
译者:李树英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

读者印象中的作家总是孤独的,他们独自坐在暗夜里,承受创作的痛苦,只与笔下的人物产生心灵交流……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作家的背后都会有一种幽灵,它们不声不响地躲在小说的影子,使它运动,使它在形象上更具深沉意味。这个幽灵便是作家们对家人与成长环境的记忆。

在《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中,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描述了文学作品中的这条线索,叶芝,托马斯·曼,贝克特,博尔赫斯,詹姆斯·鲍德温……他发现几乎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飘浮着家人的影子。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译者:张芸
版本:读库·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访谈

作家张浩文:

小说应对当下的社会发言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编者按

作家张浩文于2013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以其苍凉的笔调,叙述了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八年旱灾的发生全过程,直面人性的复杂暧昧,赞颂了民众的守望相助。

《绝秦书》一出版即获关注,曾获中国作家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名、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首届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第四届柳青文学奖等荣誉。出版七年来热度不减,评论文章不断。近日,《绝秦书》修订再版,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网上讨论此起彼伏,各地《绝秦书》读书会轮番举办,网上听书听众达百万人次,英文、法文译本也在出版当中。

11月27日,张浩文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绝秦书》修订版



张浩文
(资料图)

的文学,都不是好文学,小说亦不例外。在几天前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批评家说,古今中外,凡是直面现实的作品都世代流传,杜甫就是因为《三吏》《三别》这样的作品被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史诗”。再次,小说是一种艺术品,它有其特殊的规定性。打破这种规定性可以被标榜为创新,但创新并不都能为艺术加分。在我看来,尊重传统比任性突围更考验作家的耐心和技能,把小说写得像小说比不像小说更有难度,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是一个艺术保守主义者,我喜欢正儿八经的小说。

海南周刊:《绝秦书》中涉及很多史料,这些史料是真实的吗?在您创作这部小说时,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浩文:《绝秦书》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我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小说中,那个特定时代

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西安之围、凤翔剿匪、中原大战等,都被纳入笔下。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尽管有一定的依据和原型,但基本还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必须符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必然的逻辑关系。

创作这部小说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用什么语言方式去言说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恢复汉语语感,严禁语言穿越。在我们已经习惯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流行词汇后,稍不留神就会闹出越位笑话,这相当考验作家的学养储备和叙述耐心。另外,一个相对客观的叙述态度,即零度化的叙述语调,对描写灾难的惨相是十分必要的。但惨相往往会刺痛作家,作家很难抑制自己的感情,会忍不住跳出来评论和抒情,这样做反而破坏作品刻意营造的“冷漠”效果,减弱了它的冲击力。我在写作中,要时时跟自己的同情心做斗争,而我又同情心泛滥的人,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海南周刊:有评论文章把《绝秦书》称作秦地“风情画”,您自己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张浩文:《绝秦书》中有大量的风俗民情描写,比如端午节要社火,春节扫社、敬祖宗、拜年,小孩满月擦黑脸,祈雨时舞龙,等等。这些风俗今天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还有,小说对关中平原四时节令的描写,对各种庄稼植物的刻画,对人与土地血肉感情的抒发,还原了一个曾经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关中西府大地。说实话,我在这么描写时心情是忧伤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旧梦前情,《绝秦书》只不过是为我们凭吊往昔留存一点念想而已。

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

海南周刊:读过《绝秦书》,我最大的感觉是细节很饱满,丰厚。但现代人似乎更执着于手机微信上的碎片化阅读,您能否给读者做些提点,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进入这本书的阅读?并从这部小说中吸收到哪些营养?

张浩文:说实话,写小说最难的,不是编织故事,而是刻画细节。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都必须依靠细节来落实。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区别就在于,通俗小说只有粗线条的故事,而缺少踏实的细节,因此显得虚假突兀。作品的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却不能虚构,只能发现,这需要作家的艺术敏感和艺术耐心。而阅读文学作品,有鉴赏力的人,正是在品味细节中发现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需要耐心。

海南周刊:听说您的下一部小说叫《西风破》?能否透露一些梗概或创作细节?

张浩文:这部小说已经接近杀青了,估计年底可以完成。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绝秦书》的后集,从地域上看,它承继《绝秦书》的结束时间,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故事梗概是,一个烈士的遗孤,经历千难万险,穿越历史尘烟,去寻找父母死难的真相。☐